

前
汉
书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書九十八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師古曰述其本系黃帝

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嬀汭曰嬀為姓師古曰嬀水名也水曲曰汭言因水為姓也汭音而覲反至周

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犇齊師古

曰犇古奔字齊桓公已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

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

之王家因已為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地生賀字

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

遛當坐者師古曰懦音乃喚反逗音住又音豆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

二千石誅千石已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

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嘆曰

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

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廼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

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

火相乘李奇曰此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

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張晏曰陰數八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歲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

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師古曰直亦當日月當之元城郭東

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王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

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

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

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

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後已如去更嫁為河內

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

師古曰任懷任

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

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

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

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

當大貴不可言禁

心以為然廼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

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

天命廼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太子憐之且曰為然及

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患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

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廼令皇后擇後

宮家人子可曰虞侍太子者

師古曰此虞與娛同

政君與在其中

師古曰與讀曰豫

及太

子朝皇后廼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

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

師古曰恐不副皇后意故言不得已

彊應曰此中一人可

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彊

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子

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也

長

御即為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濁

姓也交送謂侍中掖庭令雜為使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

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

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師古曰適讀曰嫡宣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太孫常

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元帝立太孫為太子以

母王妃為婕妤封父禁為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為皇后禁位特

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諡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為

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

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燕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元帝不已為能而傳昭

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

輦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

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右讀曰助也語在丹傳上亦曰皇

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為

孝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

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

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

師古曰塞滿也

言四方皆滿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

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

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

師古曰見顯示

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

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

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闇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

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弟星

天地赤黃之異

師古曰弗與字同

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

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

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

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廼引過自予欲上尙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諡曰其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爲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苟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還王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爲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爲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顧師古曰顧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奇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

賦甚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

曉大將軍

師古曰曉猶白

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

是語鳳凰以為不可廼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

不平

師古曰言多疾疾

定陶其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其王甚厚賞

賜十倍於它王不曰往事為纖介

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

其王之來朝

也天子畱不遣歸國上謂其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

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

一朝

有它且不復相見

師古曰它謂晏駕也

爾長畱待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其

王因畱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其王在京師

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

藩在國今畱侍京師詭正非常

師古曰詭逆也

故天見戒

師古曰見顯示

宜遣王之國

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

師古曰言追於鳳不得止

其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京兆

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造其王之國非是

師古曰建立其議也

廼奏封

事言曰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曰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佐善

而災惡曰瑞異為符效今陛下曰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音戶新反

所曰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

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

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

事曰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

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

王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王商也本曰

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

肯諛節隨鳳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為鳳所罷身已憂死眾庶愍之

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過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於禮不宜配御

至尊託曰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

就館也

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

且羌胡尚殺首子已盪腸正世

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

子或定姓

沉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已

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

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者可知

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

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

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

師古曰微

也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已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

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

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

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

左右

師古曰辟讀曰關

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

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

側聽具知章言已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

臣材驚愚戆得已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

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

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

師所誦說咸曰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

三爻辭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曰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

餐此臣三當退也師古曰空廢職任徒受祿秩也陛下曰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

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

死輦轂下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不當曰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已來

所苦加侵師古曰誠實也日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異賴陛

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

臣已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已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

被恩見哀重巍巍也師古曰巍巍高貌重音直用反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師古曰

曰論者不云疏斥外戚也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

而親倚鳳弗忍廢廼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屢臻

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

不云乎公毋困我

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勿得遠去而令我困

務專精神安心自持

期於亟瘳稱朕意焉

師古曰亟急瘳差也

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

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

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

致其大逆罪已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

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

史皆出其門

師古曰言爲其家寮屬者皆得大官

又已侍中太僕音爲御史大夫列于三

公而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

人僮奴已千百數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

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

師古曰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之欲反

百姓歌之曰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

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鄴二縣

之閭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毀復衍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按李說土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

爲近是

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

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

譚次將軍矣

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

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

僭無已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

師古曰敕整也

臣敢已死保之及

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

初譚倨不肯事鳳

師古曰倨慢也音據

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

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諡曰敬成侯子襄

嗣侯爲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

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

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

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

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

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

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

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輯同濯與濯同音所以行船也令執楫櫂人為越歌也輯為櫂之短者也公吳越之人耳為橈音饒越歌為越之歌上幸商第

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

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云在未央宮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

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廼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

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

青瑣孟康曰以青瑣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瑣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為連環文而青瑣之也紅陽侯

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

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

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爲之

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

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寢弱日久

師古曰寢漸也

今將一施之

師古曰行刑罰

君其召諸

侯令待府舍

師古曰今總集音之府舍待詔命

是日詔尙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

事車騎將軍音藉橐請罪

師古曰自坐橐上言就刑戮也

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

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諡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

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

師古曰比音必麻反

以爲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

封曼爲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爲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

長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

薨也廼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曰盛唯音爲

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諡曰敬侯子舜
嗣侯爲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爲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
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憫之更曰爲
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諡曰景
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廼廢
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
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諡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
元年上卽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爲王王
祖母定陶傳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爲王求漢嗣根爲言上亦
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爲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廼益封
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
曰外屬能謀議爲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

罪與紅陽侯立相連

師古曰伏罪謂舊罪陰伏未發者也

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

曲陽侯根薦莽已自代上亦已爲莽有忠直節遂擢莽從侍中騎

都尉光祿大夫爲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卽位太后詔莽就第

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

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

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

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

三百五十戶已莽爲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

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已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

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幅湊自效

師古曰效獻也

獻其誠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大治第宅第中起土山

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瑱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爲